





文正先生全集卷之九

文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物之在大', '以數九二', '取竹伯', '謂之曰此', '夫何有', '文正先生', '文集', '卷之九', '藏書', '同濟', '浙東'.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文集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爲已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徃真無所爲而爲之其爲仁豈不至而爲義豈



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
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
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益寡稱物
平施末之云耳於是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爲米
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
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
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詰却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求
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柰何與吾黨
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
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

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峻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脩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累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

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
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
也大是邦學者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
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
始於尚書胡公槐隸于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
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
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典揣增四百一十斛有奇
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臯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
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
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木可知夫以

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闊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究獄空遂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竒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

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曰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爲竒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旣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

鳴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巖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予爲字曰元皇之殿旣爲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後之初興君寔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桴鼓數震今初至適江上有警柳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乎今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况

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闕無所敬祀會
賓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
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子奪於形聲之表者蓋元
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
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
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爲風塵惟神
元命寔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
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
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夫人一

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
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
進士科士以得失為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
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
測知然神生為忠臣孝子歿為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昉
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孟
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脩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
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
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

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
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不自已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
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
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今之此舉於人才
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
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鍾鼓供
噐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
而侍御僕從爲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
爲令俸餘裒多迄于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
額拔書卽姚君勉筆也今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

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今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梟
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
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
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
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
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
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
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

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
士以大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
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盡其聲如疾風
暴雷轟虺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
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埳然
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
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
月雪而下如建饒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
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
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

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出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
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
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絕竒矣坐亭上相與
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
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
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
雪駿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
將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
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
人携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顫手足飛動形神不自

寧者久之他日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予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于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且諗同游者發一喙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泮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于文叔北窗下吾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緼緼坱圠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于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

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徘徊新堂爲君賡棠棣之一章

李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父祖子孫出於一本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爲戒愚嘗謂引之詞極論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宜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其言他人戕賊之故而惟恐族陷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穀者與穎瀘遊老泉之譜引自以爲得於函授而切意其亭記尚未及見也今其族放蘇氏作

族譜亭以不忘先世穎濱之交以庶幾老息之意有名繼
祖者又修復之以紹前志爲予求字予爲之書而樂道其
美夫其譜引先世旣自得之以遺其子孫今其子孫固已
識先世之用心矣予猶以爲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聚族
拜奠亭下更頌與蘇公亭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爲長上者
復申告之曰謹毋爲鄉之某人者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
子蚤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
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一徑被徑一梅亭後有廊有詩畫

壁間前方池廣五尺飼魚而觀之鄰墻古樹蔽虧映帶清
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于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
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
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
曲折靡曩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酒流行古君子也退
從贛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然華星南金荆
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
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倏忽
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
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遭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

亨曰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棣通而爲春方其閉塞也陰風虜栗寒氣顛顛衆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棣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當其已閉塞之後未棣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克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爲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辱君

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耒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湮毀耒陽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爲一同人物記邦人鬱林教授周君道興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子爲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爲渾化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耒陽又半之間歲徃徃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識翹乎其未憖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

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爲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爲志於已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願乎其志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矻矻然爲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修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真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不可不凜凜乎哉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迨于今
班班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人物
之出而縣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于時士文
富義豐頭角蘄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三歲大
比由是而計偕者始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七人擢奉常
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予同
年新贛州教授何君時以書來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
皆仕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其方來之不勝記特
託諸石以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圖志縣始創實

割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之會也山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東跨西并收拾竒山水以爲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寢以張王此豈偶然之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如何哉當如何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闌闌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

在水南隱闕景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

稍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諭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三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自蓬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

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秦乃獨請嶺南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緇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群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踈遠累其心哉夫擯斥踈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條然

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
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
召不起報國卅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
其所以爲三賢歟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繇
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
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
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
君所爲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後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

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盱爲盛盱
賓與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
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
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
如火始然柰何以旅瑣瑣病寒咬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
燬于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
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
之試御前者黜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
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湫天下其徒蚕食阡陌相望
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

蓋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
釋制其膏腴移彼于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
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
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以侯爲浼已哉詩云菁菁者
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鋏我百朋釋者曰占者貨貝五貝
爲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
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
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
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
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爲恩受之者豈以爲不屑哉莊生

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
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爲之辭古之
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爲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
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爲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
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
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爲需
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爲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
不負侯是爲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董莊事者前
通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
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爲田以利久

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叅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并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

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頷頷爭論不少假借至上
䟽言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
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蘂牙禍根荆
舒之罪穢汙簡冊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中原遺老
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
所謂大節關係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
知贛州大宗丞番易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
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于學前守
陳公宗禮始建公廟于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爲故常屋
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

無微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甃甃丹雘之踈漏
漚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矣
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
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
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
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示邦人以繹教思
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
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
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
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

得志富貴漸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
爲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靈光
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
謹哉

贛州重脩嘉濟廟記

今天子咸淳六禩大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
州贛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譟田狹故易
以饑侯來至以爲難將以爲憂乃七月下車膏雨霑流
嘉氣空集民聲大和四郊以寧侯悅莫喻所從來也百姓
歌之曰我土颯颯黍稷芄芄孰啓我侯我神之功我氓蚩

蚩牛犢熙熙孰相我侯我神之威侯驚召父老進而問故
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於庭曰州之東有廟曰嘉濟自
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其孰尸之侯恤然曰
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我其有不致力於神迺
肅邊豆乃潔牲牲其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周視庭宇
不遑于寧始建議營度刊木于崖浮竹于津厥材既堅厥
工惟時植圮支什撤去庫陋傭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
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
備王宮皇皇衮冕裳衣祠既畢則以其餘脩道達以便來
游者葺二浮梁以便絕江者錢竒二百萬粟竒二百碩悉

出侯所節縮故後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侯除荆湖南路
提點刑獄未行粟米在市蠶麥滿野雞犬相聞達于嶺表
訖侯去視始至如一日焉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侯
新之侯爲我民匪神是私田有稻梁野無干戈微侯之賜
胡以室家屢舞僊僊伐鼓淵淵何以報侯萬有千年予時
卧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言其事予按祭法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爲靈昭昭矣謹叙次下
方納諸廟門爲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

來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
或爲龍蛇瀆于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
教即臨川何時來爲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
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勝
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
有位彙試館下錄爲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爲
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于先聖先師樽俎旗章
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忭薰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
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
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

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
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願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
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
之固若是速歟其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
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
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
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恩如狂得
瘳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
然之故哉予於令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子明訓
以字民爲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爲不辱威命將上其事

於朝復諗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于蜀受業博士時則
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
之長諗之曰昔有文公設教于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
文與行倡于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
等幸生明世惟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
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
爲堂左先賢祠祠後爲直舍繚齋以廳不侈不隘臨溪爲
之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
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

道林寺衍六堂記

余行步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傅師裴
休筆札宋之間杜甫篇章也堂之顏吾鄉益國周公書之
至是百二十年公又有記述蔣之奇語之奇取歐陽詢書
韓愈詩而黜裴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衍四爲六之說人
之意度相遠如此僧志茂以屋壓字漫壽公字于石取公
之意易名衍六將揭于新堂予嘉其有二善焉補唐賢故
事實乾淳遺墨非俗衲所爲爲之嘉歎而記其後

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僚送
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門下以

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游戲文字足以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倣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臏衝救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盡賦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曰黃曰青不于其蹟而于其神亦一時興致所到因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

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
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
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
袁宏之渚水浸一天子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乎
滑稽矣因次第其高下赤豪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
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第五或以黑為冠予亦莫知其
定因記之以諗觀者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于庭州之士女
傾城來觀或累數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

來一無所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
適忝陳臬事常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爲
客主禮是晚予從城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
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及階階及門駢肩累足臚臚如
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辨侑者集三面之
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升車詣東廳廳之後
稍偏爲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賓車不得御乃步入燕
坐之次至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上徃徃引去
及獻酬州民爲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斑而前或蒙俱焉
極其俚野以爲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老

而禿者有羸無齒者有偃僂而相携者冠者髻者有盛塗
澤者有無飾者有携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
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爲兒弁
髦者有爲總角者有解后叙契闊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
笑乙者有傾堂笑者有無所覩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
趨者相牽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勸者咳
者唾者嚏者欠伸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
理裳結襪者有履闕者有倚屏者有攀檻者有執燭跂惟
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徹者兒童有各隨
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於地者有半

坐枕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視婦女
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
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趨趣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千
計也當是時舞者如儼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藝也觀者如
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頽然其間
如爲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駿女充斥其間不知其偏
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
侯之謂矣侯疇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寃無湮鬱其
和我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
星明輒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

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拱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蓋出于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令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綿絕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間卒然脩復得其大體非國家忠厚積累於民力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泰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爲親

懷歸得却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槩得於目擊相與嗟嘆闊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且懼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跌忽不可以復追也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

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
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
趙公鼎叅政李公光樞密院編脩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
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以之爲軒輊雷視中
州爲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
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
必與史事諸所衮鉞得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
至雷也考圖讎訪耆老顧瞻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
氏自萊公以至澹菴凡十賢爲祠於西之上使海邦興起
前聞一朝皂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爲豈

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
太守諸生以下敬恭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
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
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
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
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祈天未命萬有斯年噫
嘻盛德事也祠經始于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予
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予記予不敏叙其凡復爲迎送
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
苑兮稜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

不可忘五嶽爲質兮三辰爲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雷州重建譙樓記

凡並海而爲州皆有颶風而雷爲甚中州多山地氣固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難雖累數千百年存焉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蜚大屋以爲常矧雷三面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太史氏虞侯應龍來爲守是爲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日夜半颶風作厥明視譙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暈如虹有蜃氣如樓臺及其歛霍凌轢訇哮撞檐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晝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永久乃筏鉅材鳩工並興設爲巍峩下臨鯨波予

聞而憮然曰天下猶海也世變猶風也昔人有言大厦非一木可支又曰震風凌雨而後知厦屋之忻懽也侯所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爲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爲暴始至蒐軍明律戮澤中爲龍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覈丁籍實民賦老壯以時富貧有經又爲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耻陶爲清淳訟是用希凡此皆侯所爲反風徙鱷之本也天子聖神文武克有天命祝融受職海若順令侯爲政知所本价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乎哉

序

孫容菴甲藁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今其家集甲乙丙彙爲三帙當先生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爲序丙今念齋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無所屬太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賈志以歿後二十二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予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爲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寫極矣後生小子於前輩畦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爲詩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

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具於山水
水非有情者莫之爲而爲何哉傳曰山藪藏疾江海納汙
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之菴介於闌闌敞二尋高爲楹不
踰丈求其領畧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
書白首不輟皇王帝霸之迹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
流閭閻委巷人情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蓋朝斯
夕斯焉是百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
一室容一身以一心容萬象所爲容如此此詩之所以爲
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懋居廬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
惟終放情哦諷爲詩門再世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

自厲發矢於持滿流波於既溢以卒先生爲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矣乎予里人也知先生爲詩之故與其所以積累繼述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未及云

危恕齋論序

近世有驪塘巽齋二危論行於世予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者矣吾州恕齋危先生其所爲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爲矜式先生學爲棗梓之宗行爲章甫逢掖之望放而爲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臨川廬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決科發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遇無足計也于其人而已然則學恕

齋爲文尚從其人求之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其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寬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爲學然久之無不通貫辨證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偃偻承蜩因自撰爲方劑括爲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此矣其子季浩以是

爲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
醫遂多竒中一口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
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
淑清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
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巖墻桎梏之
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辭曰九折
臂而成醫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
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
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庭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

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父未有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
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毋子之秘言也
至大宗時而發若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
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寶其爲秘一也子之發之也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
人予爲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貽先人羞敢
不承教以廣之於人予嘉庭舉之用心因爲序其本末如
此良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庭舉名槐云

張宗甫木雞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極其平易而極不易學

予嘗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駕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姑酌金罍維以不來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無膏與沐爲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從魏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爲法則選爲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爲兄弟之國予言之而莫予信也一日吉水張彊宗甫以木雞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甫道予素宗甫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子歸而求之所謂吾道東矣

趙維城洗冤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

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
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爲不必講
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懵然受成其爲誤不少愛人利
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冤錄於檢覆爲甚備宋氏
多所跋歷蓋履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揲甫階一命而能
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
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
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
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龔知縣帥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終爲險穽之極莫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爲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必据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貳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囂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錄

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
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
升豫章人

蕭燾夫采若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爲正體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
蓋日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爲
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首詩
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邈乎其愈遠矣予友雲屋蕭君燾
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體後又學陶自從予游又學選今
則駸駸顏謝間風致惟十九首悠遠慷慨一唱三嘆而有

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俟予山居既成俯仰溫故又將與君細評之

羅主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既發詩爲有聲閔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二蘇其詩瓌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
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叅於前在與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
蘇有焉東溪君嗜詩叔曰北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
塤龠箎應天和流動雍于一堂所謂無聲之詩也噫謝之

樂不能無蘇蘇之樂不能無謝東溪君合蘇謝而一之其
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
評其歸問之二谷

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爲異同淦北山
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做文選體歌行
律絕各爲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爲去取意之所合列
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
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爲書務
出新說以不蹈襲爲高然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

文山全集 卷之九
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
爲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北山子得之觀舞
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也受教於北山子矣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有觸之鳴風激之爲
波則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
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清
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
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
則亦有可憫者矣帝齋郭君其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

人之大節。分而爲之。書又哀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己。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己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八韻關鍵序

八韻關鍵者。義山朱君時叟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

文山全集 卷之九
滴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辨作而體已
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淳以爲古由乾淳視金
在鎔有物混成等作又爲古矧長楊子虛而上胡可復見
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爲高下雖有甚竒傑之資有不
得不俛首於此若朱君立例嚴用功深蓋亦深達於時宜
者朱君執此以往一日取先場屋然後舍而棄之肆力於
爲文其於古也孰禦雖然又豈爲文哉

壬戌童科小錄序

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吾
里王元吉爲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童子歸

而課業當爲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能又中即待年出官矣
噫其亦咄嗟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
書齒下士於朝者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
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
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
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
曰暫息乎其所已學者而勤乎其所未學者予謂童子其
所已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言語而已而沉
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未之及也童
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紬繹深加履踐希賢希聖求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爲後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予也有志乎兢辰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予言矣乎

題家保狀亭

吾鄉孫幼賓善與人周旋受人託必忠吾黨之士多與爲知識三歲大比其欲結保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俾上之有司幼賓無所愛力每科輒結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中多得人由是中禮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今又將詔歲人爭以幼賓爲有驗雖幼賓亦不能自巳一日持其籍以告予

曰君疇昔籍中人也其爲我序之予不能辭焉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此鄉舉里選之風也考諸族師則五家十家五人十人又使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凡保必有連坐古以德行取人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度與關雎麟趾之意固不相悖也進士始於隋唐本朝沿襲不改日引月長弊倖浸出上之所以關防禁治者務盡其術若家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同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殆相似然吾州士風接歐周胡楊之遺知所自愛其麗於族師之禁固鮮矣幼賓作事必履實其所受託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吾又固爲

幼賓一保吉爲州鉅應試二萬餘然他日得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網羅無遺使千佛之名盡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也吾爲子賀不既多乎幼賓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君言且驗矣吾籍屢驗不一驗將徼福於君請執此以往

又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按刺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爲貴於天

下其來尚矣某吉水人肯爲吾黨稟梓家保狀使不煩自
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予所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夢
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夢若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
試舉場由鄉貢試春闈拜座主叙同年赴題名所入曲江
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科目人也吾何
觀焉天下事蓋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泱泱歐周
胡楊休有耿光獨無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籍也
如此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芭

財利在天地間爲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

士雖爲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于鄉里固得時行道之
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屈有千里之後無所取資
不得已悅首屈意以爲此之求是不待任固已賊其心矣
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曾君叔仁出其
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爲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
例可以觀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凡與斯籍名薦書走在
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復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諤
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爲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
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
於後之世道不爲無益其爲義不亦大哉

送隆興鄒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井猶仙人時丹井也今鄒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與予詰其所以爲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求飛昇也高士之所謂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狹於成己高士之心溥於濟人且夫兼人已爲一致合體用爲一原吾儒所以爲吾儒也重己而遺人知體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爲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而能以濟人爲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躔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
爲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爲之說
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筭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
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字
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
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
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絪縕磅礴人得之以
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
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
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

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竒偏者凜焉朝夕
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
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
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
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荊州嘗曰卿三
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
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送王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章名家其子山立無忝於弓冶之業蚤
携琴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既而曰士不爲司馬子長遊不

是以爲學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于行今遊且倦矣湖海之風波浸惡山林之歲月漸長歛其如川方至之銳以就于霜降水涸之實山立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爲養索遊范文正公給以月俸三千遂得留意於學卒爲一世師表誠齋素貧得劉氏館以故旁搜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二先生之事夫人而可爲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真靜以待之

與山人黎端吉序

與癡兒說夢終日悶悶使人欲索枕僵卧明者了了不踰頃刻能解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黎端吉客吾

門旬日風雨旦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爲吾鄉羅氏葬地百年效驗翁不見端吉食其報又能以術世其家翁信未死哉端吉遺予地予方撰屨出郊而端吉又沂十八灘上矣臨別敘其說其歸也爲予復來乎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屈擅蘭陶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爲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爲花之封建屈之騷陶之辭林之詩皆有功於花是故花托於斯文而後得其所焉噫九

卷之九
三九
晚三徑今無復存林之孫羲獨能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
謂居其所而不遷者君克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
其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之功懋哉懋哉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
衡湘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
當文公諫佛骨豈故欲爲揭陽之行坡不幸罹黨禍乃以
炎方爲夸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徃徃如此吾鄉項兄巽
可與權之度嶺也訪予於玉虹予問子非不得已是行何
爲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

走上饒參疊山拜東岡古爲然後經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爲憚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強擔簦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竒絕之遊者非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闕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游子長之所未游從而徧歷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竒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爲五十萬言漢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畧如何書成以諗我

送賴伯玉入贛序

賴君成孫伯玉號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癖有
甲乙藁行於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
於乙自是以行爲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泝十八灘
踐空同非子寵茲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
殆不苟然贛之勝處如鬱孤如八境如廉泉如塵外寺則
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品題至今墨蹟如新入本朝東
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竒而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
密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爲思開口成句而騷
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疊疊焉者虛而徃實而歸此行

粹宜春章貢之得其自足以成丙藁可知也君之茲後予
何能贊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造已
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
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天下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
議子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止
用資得下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爲文章浸有
見於道德之說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爲徒文卒得以自
附於知道橫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
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
尊卓然爲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爲蓋益深遠矣今君挑

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爲詩予也不止望其爲前所稱
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且行矣歸而求
之有餘師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
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
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轅
今人有好爲尊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授佞
已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爲
近於鬼物徃徃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

知不及此予丈夫也非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噫
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
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爲子長惜也橫
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觀四方後
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悅孫
吳晚迓佛老勇徹臯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
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
哉晞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詩書半世以教人爲

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
今夫大冠絳如大裙襜如談道理非不纒纒可聽一旦有
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苟可以求無飢者無所不至
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感容所爲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筭此
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歟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槩病其泛而
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統紀鈎索深遠
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
倉卒不可辨予嘗謂安得一書爲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

庶幾哉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書一卷以十干
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
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而爲衰敗死絕衰敗
死絕破而爲生旺官印祿馬不害爲貧賤孤劫未嘗不富
貴盈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爲福反是爲禍其言親切
而有證予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解
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槩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
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千
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通故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
而已亦復如白顧之例別爲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

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銖兩輕重爲不可誣矣斗南吉水人拔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二三也予觀斗南用二書竒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顧書有關疑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爲序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

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間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内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

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
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
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
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
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
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
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
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
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
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

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
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于歐陽先生贈月窗說後

贈曹子政劍客序

江西劍客吾鄉曹子政筭命標榜也予曰子卜也而取劍
何居曰世人賣卜事諂媚拍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予恨
其道之不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予剛
者之爲也予言必剛者而後能聽劍是以得名予曰噫嘻
昔人有學字觀公孫大娘舞劍而神劍無與於字而廻朔
赴仆之間乃足以相發今子雖爲卜而有取於劍之剛者
亦詎曰不宜哉或曰然則是腹劍也予曰惡是何言子政

豈口如蜜者邪或人語塞因書以遺之

贈山人黃煥甫序

黃景文煥甫乃祖贛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
手而煥甫以術世其家前十三四年予嘗以詩送之又數
年覺煥甫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
遊從日以密講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果
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阡隴
凡予動心駭目以爲竒詭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
夷澆不起人意徃徃稱不容口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爲
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爲崇岡復嶺則傷於急平原曠

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亦固有之而非煥甫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予使煥甫往觀常不滿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真如其說予爲山人所欺者多矣若煥甫真不欺我者惜也煥甫汲汲餬口以奔走於四方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爲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發天地之藏以使予欣然而不厭予方煮石山中計必不能及此姑遂其說庶幾有因予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予又

何幸焉

贈黃璘翠微亭

黃璘吾鄰人得祖父風水之學間與之登山鋪張造化口
角瀾翻亦可愛吾館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
鬱鬱之象山人所得稱抑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
隆吉在其中此則麤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黃生齒新而
意銳更下入細工夫以庶幾吾所謂微者

贈仰顛峯拆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
予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

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
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
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
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
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
而子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紬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
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其中而運之肘歟
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于
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筭
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子之觀字

也于其心予之觀字也于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送僧了敬序

萬安僧了敬丙辰年來謁示予以夫子像予初怪之與之語彷彿儒者氣象閱諸公賞音則知其能爲詩能讀先儒語錄又能築讀書堂以與邑之逢掖者處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年予至其宮求其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裒緡斂材召審曲面勢者而商度焉因知諸公所以亟

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竟就是後者志之不忘也自佛
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說遂與儒者之教並立於天下大顛
止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羈窮寂寞之餘以其聰明
識道理姑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內其於變化其氣質
移易其心志攘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觀之則其
崛起於浮屠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說而凡精業
勤行以學韓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
爲聰明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孟子推爲豪傑然則敬師非僧之豪傑也歟

吉水縣永昌鄉義後序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後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
某既爲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
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
設不得辭嗚呼義後之不行而差後之紛紛何甚也民無
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後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
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
也鴈鷺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
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
紊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
禁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

姦民受後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
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其鄉約
曰爾後月日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
若干一齊惟公是據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後
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道至之天而在吾鄉
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利又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
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
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
而禍守約者又處敗群者又罰使一守是法求求無斃則
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為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燕氏族譜序

嘗謂人之有祖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夫源之深者
流必長本之固者未必茂此自然之理已然之驗也燕氏
榮泰來自龍潭循州好山水之勝通陰陽之理歷吉之東
鄉大北溪見其江山秀麗地勢盤旋於是遂徙居之榮泰
生男貴玉勤而力孝未遂厥志而早卒孫長曰祐字天益
號愛月領職都差次曰祺字天祥號瑞軒領職通判得其
祿得其名廉公可畏治政有方年逾耳順乞歸骸骨故勅
誥以還鄉積善成德宜永享其悠久也益生男宗美清白
傳家謙恭處已以金石締交盟以詩書立門戶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勦業守成實有光於前聞人矣美生三子
長曰希禹次曰希仁三曰希舜兄弟俱有文名以仁睦族
以禮待人若河東之三鳳謝氏之彥秀者也自是子孫蕃
衍食指浩繁常於餘暇之際從容商略故有陸賈之分長
禹受永昌鄉濟灘居焉次仁受永昌鄉青峒居焉三舜受
祖基家焉禹生國賢國賢三子曰德祥德勝德卿德祥領
職司舉德勝領職司戶德卿領職司理德祥之子曰均治
徙泰和城南德勝之孫曰子實徙廬陵華美坊德卿之孫
曰子昇徙永豐桃源雖星羅棋布是皆同一源也恐後世
久遠真偽不辯故命予修諸譜系載諸詳悉以見先公一

人而來迄今有年矣雖族屬疏遠長幼尊卑按此譜歷歷
殆可見矣若夫水源木本培植深固支流柯葉蕃衍盛大
亦在乎基之於前而有顯諸後矣為賢子孫者可不鑒哉

龍泉縣監漕鄉舉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為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遂
江吾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澹庵以學
舍益公誠齊以鄉舉獻簡公以漕貢而獻簡生遂江文獻
風流又其最近且親者山川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作止景
行行止是為題名引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文集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
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
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
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爲予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
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傳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

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傅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于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問閭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允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

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斂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

公哉當其垂後允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
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
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
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破黜爲沙溪塞
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
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
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澹菴
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
書之所致也公崇敘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
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
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旣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脩于
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衮平
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
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
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
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
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嵌
嵌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
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

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竒矣乎旣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

文以全集 卷之十 四
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
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
燼復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
求嘆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
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世多與其顯者
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繁
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
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駁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葵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苴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
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
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
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
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
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
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
而應今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
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今擬諸其

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
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
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
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
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
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
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
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

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拘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
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
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屬於其時至今天地易
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
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
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
之盛而遺毒追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
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
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
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

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
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
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
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
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
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

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
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
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
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
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
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
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
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

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
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白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
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
謀不減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
怒罵之狀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
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
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
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望公

文山集
卷之十
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
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
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
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
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
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

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
君來受俸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
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
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
始無一日簞簋惟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
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
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
伎詩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

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
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
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克而至
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
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
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
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
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

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窓詩文

予嘗造玉窓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資也唐人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徃徃文章行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窓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窓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鴈鳴喈喈雞鳴嚶嚶蟬鳴
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
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
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
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
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
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
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
矣

跋胡琴窓詩卷

琴窓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
淡竒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
接不暇詩猶山和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
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窓詩必如聽琴窓琴琴窓胡氏名曰
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
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段君裒其詩爲
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
豈計後人之知己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

其翕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踔厲
慄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
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
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
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
蛇起陸之際山窓晝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
是丸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
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

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彌
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竒崛謂是昌黎寓言今
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
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
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
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

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
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
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
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
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
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
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
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
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

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玉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圻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鋸以入貴富之家
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為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
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圻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鋸衣食其
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
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于今子
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圻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
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圻者為不克肖者
言也予為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圻者之辭戒也予為王氏

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

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干藥物日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

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硯庵能崇薦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玕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耻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己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

以自立和甫而祖玕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蹶孰與循循

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歲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來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年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

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楊子精神心術之
燁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氈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
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
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存者
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
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楊子不
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
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

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
徃徃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
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
欲爲也當天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
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
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
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
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
功業爲可願鯁鯁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
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

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
孛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
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
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
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
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
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
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
持以復于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李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桔槔
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
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
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
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
袞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益多矣而劉得以壽
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
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

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噐虎
頭燕頤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
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
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者倘
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
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
墓徃徃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
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

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即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惋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

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
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
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
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
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頤就豢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鄉之筆子輝
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驤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遽奮爪而張鱗固將

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噴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爲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爲龍之靈是
何君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卽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爲鬼
爲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勗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自贊

子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庶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
回瀾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
攪爲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

辭

劉良臣毋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彛彼美其盛壯兮甘白首於一
婺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願夫有德者必有後兮
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
兮尚得正其何悲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閏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次
年予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爲之辭曰
眇陰陽之大化兮布濩垓垓出王游衍之度思兮曾淺淺

乎爲天自青紫食窮經之心兮控詭乘之而相挺竊掠五
緯之膚兮誑其愚以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羗作炳於
眇綿將事實與行會兮抑挾幽而鈞玄予將窺前靈之逸
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鄒翠屏改堊哀辭

霜露成冰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
舟爲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
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續紛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
君自蒔兮桂花昔芳稚兮今婆娑秋香飄九霄君不見兮
柰何

吳伯海自號滄浪爲徐徑畷所喜携諸公詩來訪
因有感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彼滄浪其無據兮
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脩兮安能受物之汶汶
掘泥揚波以相從兮羗不知漁父之用心筦爾而歌鼓枻
而行噫漁父其何如兮掉頭乎靈均

說

荅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
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

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鋟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係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拂然不能自己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鈎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毋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

既生而伯祖方歿巳卯而後此毋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
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
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
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毋則衣食
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
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其甚專其養而歲
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姑曰毋也伯叔毋也祖母也伯
叔祖母也此毋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
而不之毋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得以遂其敬愛
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足以歿之日其子午其孫伯

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縞素
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爲是固當然無所
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續爲文既屬續而名之曰劉而制禮
爲是嚴也彼好事非爲文爲劉之族黨嫺親又非里巷父
老知事之悉主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
苟可以媒孽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
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槩矣要
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
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
毋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毋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曰

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安而欲自名曰
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父母也曰
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
午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䟽謝其鄉人自書
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
孫以主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
年婦于劉母于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
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
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
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爲人後不得而

服本生毋亦止於申心制其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
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
自盡以義起禮此毋爲先父本生毋在先父不及申心制
在其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詆毀之至
此其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
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
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
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

人曰其言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尚書卽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

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
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
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
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
此，尚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
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
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
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

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
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
見聖文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
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
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
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
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
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
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已之心而愛

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遠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徃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

文山全集 卷之十 三
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
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
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必痔荼蓼
必薈既堅既好實穎實粟不然畧閩蜀之蹲鴟拾燕趙之
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竒宗
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
穠是藜必有豐年竒宗候之

何晞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珣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予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太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太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藺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

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
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
別於常見然其後受學於舂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
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
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
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
程獨發關鍵直暗堂與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
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
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
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况夫青

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
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
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
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
重於習古有胎教况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
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
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
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
程生已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
堂闐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娘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
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
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細緼化育人之質已成而
徃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
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
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即有
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

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

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為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羲獻肖其書者也環

頌肖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克克以毋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遐

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
天理油然而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古今間哉呂君
行矣昔人有言子毋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爲
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
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後盍毀家以成
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爲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
可取焉邀予爲之疏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郭老矣迫於
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

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腴人以肥已者爲有間矣郭公之所爲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已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爲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葉校勘社倉記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爲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

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
劉焯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
此志三十年非叅大政則有不愜焉者矣焯爲小官乃能
隨力爲義可不謂賢乎焯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
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
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髣髴可見
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爲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
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豎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盡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

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
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爲僧盖收湖
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養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
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初齋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
大家豪人見輒動心塵塵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
目以爲川僧所爲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盡以歸謂爲徒
行爭致饋橐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謹曰川僧來矣
取盡者填門慧徐開篋筭如約分付不半日盡盡矣若是
者年久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
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

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懸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盡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聞與寸言。相頗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借第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嶽敬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烘堂。一日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着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銜袂。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爲海潮。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沆瀣之間。

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
爲之大噉廼指潮而言曰子寧駕絕海之颿以突魚龍之
變恠乎將極目於南龕北楮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
以吊鳴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
乎寧依乘於鰲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醜有腥有滑有脂姑
苟膳羞以自活乎寧泗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
汐水俱爲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
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翺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乎
弟子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乎於是
服慧之得子貌而知慧之猶未得子心也因爲紀其能事

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爲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喪可以受吊曰善水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

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吊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

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
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
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
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
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
白布深身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
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
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
按間傳大祥素縗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
者純用布無采飭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

用采飭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
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記禮者譏之
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棄不采飭之間也按喪服記公
子爲其母麻衣練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
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
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
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練
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
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爲輕重
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

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
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
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
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
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專當施
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
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
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
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飭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
服通至於用素用練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

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旣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吊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

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
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
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文安得所謂某官者以是推之
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
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
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
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况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
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
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
服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吊者固

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徃吊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吊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噐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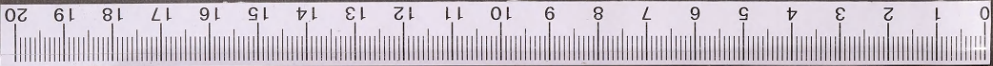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8720

一九 年 月 日





Color calibration and measurement tools:

-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 Color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Ruler:** Inches (0 to 8) and Centimetres (0 to 20).

